

欽定前漢書

十七十卷
六四一四

前漢書卷四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

後與

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

迎高祖立爲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

噲以舍人從攻胡

陵方與

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

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

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

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

師古曰破

郡守於薛縣之西○宋郡曰泗字下疑有水字

與司馬巨戰碭東

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

也且讀與夷同

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卽官大夫也爵第六級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

爵列大夫

文穎曰卽公大夫也爵第七級

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

師古曰陽

武縣之鄉

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

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

從攻圍都尉東

郡守尉於成武

師古曰圍卽陳留圍縣○劉攽曰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

明此衍都字

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

師古曰生獲曰虜

賜爵

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

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

河間守

軍於杠里破之

師古曰杠音江

擊破趙賁軍開封北

師古曰賁音奔以

郤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

師古曰旣

斬侯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

遇音顯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

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

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轅絕河

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齧於陽城

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以郤敵斬首十

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非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重封者加二號耳

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

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

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

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

事急廼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

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

噲直

撞入立帳下

師古曰謂以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

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

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

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

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

王

師古曰時項羽未爲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

大王今日至聽小

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

然沛公如廁磨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

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

之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

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

師古曰已止也

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

樊噲奔入營

○宋祁曰奔疑作奔

譙讓項羽沛公幾殆

師古曰微無也譙責

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

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

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

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

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

之丞於白水之北

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

師古曰釐

讀與郃同縣名卽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

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

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

將從擊秦車騎壞東

師古曰地名也

郤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

郿槐里柳中咸陽

師古曰柳中卽細柳地也在長安西

灌廢邱最

李奇曰以水灌

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或者云漢王

白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更灌廢丘始平定之無廢丘此時已當灌矣至櫟

陽賜食邑杜之樊鄉

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日樊川

從攻項籍屠賁棗

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賁棗城功臣表有賁棗侯師古曰旣云攻項籍屠賁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

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胸有賁棗城擊破王武程處

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

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

師古曰卽滎陽之廣武

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師古

日夏音

工雅反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

師古曰周殷

圖項籍陳大破

之

師古曰於陳縣圖之

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卽皇帝位以噲有功

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

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

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

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

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

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

張晏曰殘有所

毀也臣瓚曰殘爲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

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尹瀟

軍於無終廣昌

師古曰姓綦母名印也綦音其

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

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

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

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

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

師古

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

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

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

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

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

人噲以呂后弟呂頹爲婦生子伉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

故其比

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

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

日噲廼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日門屏也音土曷反大臣隨之上

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

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

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

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

始皇崩趙高矯爲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

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

日惡謂毀謗言其罪惡也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

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廼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

卽軍中斬噲

師古曰卽就也

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

帝已崩呂后釋噲

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

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

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頹亦爲臨光侯高后時

用事顓權

師古曰顓與專同

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頹

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子

市人爲侯復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

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

師古曰言無人道也

令其夫人與

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

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

師古曰酈音歷

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

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

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

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

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

陽西定漢中

師古曰先言取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爲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

別從西道

沛公爲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爲

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登封信成君

以將軍爲隴

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

師古

曰烏氏安定縣也枸邑今在幽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枸音苟

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

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

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

益

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卽帝位燕王臧

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

孟康曰地名也

先登陷陣破荼

軍易下

師古曰今易縣

郤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

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

印

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

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

相程縱守相郭同

師古曰守相謂爲相而居守者

將軍以下至六百石

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

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

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墻也或曰軍

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

陷兩陳得以破布軍

更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

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

將軍二人

○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

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

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

文穎曰商有疾病不

能治官事

其子寄字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

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

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

廼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

嗣天下稱酈况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

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樂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

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戚兒也

景帝怒下

寄吏免上廼封商它子堅爲繆侯

師古曰繆所封邑名

奉商後傳

至立孫終根武帝時爲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每逢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

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

嬰證之移獄

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

劉攽曰告故不傷嬰者

高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控告者不服故移獄覆矣嬰以此坐繫掠笞也

高祖

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

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

沛令後梅閉城城守也此卽被樊噲召時按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嬰時以縣

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

師古曰謂老父開城門迎高祖時也

高祖爲

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常奉車

師古曰爲沛公御車

從攻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

平以

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

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

下亦

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

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

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

師古曰時自相

署置官之印

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

爲滕令

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宋祁曰浙本封字上有重字

因奉車

師古曰因此又每奉

車從攻戰以至霸上

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

師古曰芷陽後爲霸陵縣

至

霸王沛公爲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

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

師古

日罷讀

常蹶兩兒棄之

服虔曰蹶音撥晉灼曰音足蹶物之蹶師古曰服音是

嬰

常收載行面雍樹馳

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

小兒墮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借也

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而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越雍讀曰擁○劉奉世

日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
抱持者况復馳乎蘇說是也
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

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

振賜嬰食邑沂陽

師古曰沂音魚依反

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

楚至魯益食茲氏

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

漢王卽帝位燕王

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

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

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

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旨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

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

師古曰故示開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

不測也鄉

讀曰嚮

卒以得脫

師古曰卒終也

益食嬰細陽千戶

師古曰益其邑

使食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

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

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奉世曰言賜所奪

則嬰蓋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

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千

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

爲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

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

師古曰北第者

近北關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關甲第當道直啟

曰近我以尊異之惠

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

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

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

師古

日頗音
普河反

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爲
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
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

師古曰繒者
帛之總名

高祖爲沛公略地至

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

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

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

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
古曰疾急速也力彊力

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

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崎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

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

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
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圖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
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
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

曰杜縣之平鄉

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故秦將降爲公今反

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

騎來衆漢王廼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

泉人李必駱甲

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

習騎兵今爲校尉

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

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

嬰雖少

然數力戰廼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

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饗道

師古曰饗古餽字

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

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張晏曰主右方

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宋祁曰淳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

不當去左字陽夏公注題云以注觀當有左字

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

師古曰柘縣名

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

所將卒斬樓煩將五

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各射士爲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

連尹一人

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

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

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

杜平鄉

○劉奉世曰前已爲列侯食杜平鄉矣疑駢出

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

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

傷

師古曰華音下化反

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

齊相田橫至嬴博

師古曰二縣名

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

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

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

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

於假密

卒斬龍且

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

生得右司馬連尹各

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

師古曰亞次也

齊地已定

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

轉南破薛郡長

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

身虜騎將入攻博陽

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

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

音盧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

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

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

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

嬰度淮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

楚騎平陽

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

師古曰佗音徒

何反降留薛沛鄼蕭相

師古曰凡六縣也鄼音才何反

攻苦醮

師古曰復二縣也

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

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

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

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

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

破吳郡長吳下

如淳曰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

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

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

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

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

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師古曰胡名也

又受詔并將燕趙齊

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砮石

師古曰砮音千坐反

至平城爲胡所

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逾下破之卒斬敞

及特將五人

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爲將

降曲逾盧奴上曲

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

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
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
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
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
等旣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
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爲太尉三歲絳
侯勃免相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
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去濟北王反詔
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
武帝復封嬰孫賢爲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韓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

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

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

恭從入漢中爲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

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卽今懷州賜爵

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

師古曰敖地名敖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敖鄙之間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

爲相國云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者終言之也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大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不絕封陽

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

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爲齊相國四月○宋祁曰景德本作四擊

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

國將屯

如淳曰旣爲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爲

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爲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

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

師古曰歙音翁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

攻濟陽破

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

如淳曰騎將率號爲千人

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張晏曰主車也騎長一

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爲

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
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
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
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

師古曰菑縣名

也後爲考城說讀曰悅

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

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
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
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
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
下邳鄆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

李奇

日或以爲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
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

降鄴從攻朝歌

邯鄲又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
軍成臯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

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

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

得江陵王致雒陽

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
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

因定南

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

爲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

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

丞相敞破之

師古曰
侯敞

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

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繆沛人也

師古曰繆音息列反

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

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

師古曰卽馮翊池陽縣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

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繆爲信武侯

師古曰以其忠信故

加此號

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繆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

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繅爲鄒城侯

服虔曰音

菅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孝文五年薨諡曰貞侯子昌嗣

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繅子應爲鄆侯

蘇林曰鄆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

曰沛國當作陳國

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爲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爲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爲犧牲雖以其母犁色而欲不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

雖有茲基不如逢時

張晏曰茲基鈕也言雖有田具值時乃獲

信矣樊噲夏

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糴之時

師古曰鼓刀謂屠狗

豈

自知附驥之尾

師古曰蓋以蚊蚋爲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勒功帝籍慶流

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刼

師古曰周勃等刼其父而令寄

行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前漢書卷四十一

前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樊噲傳從攻陽城○

臣召南

按陽城史記作城陽以上

下文推之城陽地既太遠陽城亦尙懸隔胡三省謂
應作成陽是也二史皆傳寫誤耳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注不醉不醒故謂之中○顧炎武
曰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凡事之半曰
中中酒猶今人言半席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
中飲酒中之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

臣召南

按四人噲與靳彊夏

侯嬰紀成也見高紀

從擊秦車騎壤東注師古曰地名也○臣召南按曹參

傳曰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然則壤是鄉名壤東壤

鄉之東也

酈商傳高陽人也○臣召南按商卽食其弟食其傳曰

陳留高陽人是也高陽乃陳留縣之鄉聚名此文似

脫陳留二字

別定北地郡○臣召南按史記作定北地上郡則二郡

也此文似脫上字又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

柁邑蘇駟軍于泥陽蓋烏氏守將佚其姓名而柁邑

泥陽守將姓名具存也此傳質言但云破章邯別將

于烏氏梅邑泥陽耳

攻其前垣○前垣史記作前拒裴駟曰拒音矩

寄欲娶平原君爲夫人注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臣召南按事在孝景中二年臧兒尙未尊稱平

原君也史官記事隨後文稱之耳

夏侯嬰傳常蹶兩兒棄之○蹶史記作蹶

德嬰之脫孝惠魯元子下邑間也○按下邑縣名屬梁國

灌嬰傳重泉人李必駱甲○按李必後封戚侯功臣表作季必

身虜騎將入攻博陽○

臣召南

按入字係一人兩字傳

寫誤并史記作身虜騎將一人

句

攻博陽

句

是也攻

博陽上不須入字宋本及各本俱讀入攻博陽爲句
非是

破吳郡長吳下○

臣召南

按後儒以會稽吳郡至東漢

順帝始分遂疑二史此文爲譌然亦安知楚漢之際
不嘗分爲二郡而其後復合乎下文又曰遂定吳豫
章會稽郡則尤明矣

斬歙傳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臣召南

按史

記作擊趙將賁赫軍朝歌則其人姓賁名赫係趙將

非姓趙名賁也

周縹傳景帝復封縹子應爲鄆侯注蘓林曰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曰沛國應作陳國○臣照按陳國無鄆縣据志應作沛郡

前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

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有罪亡歸

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

質

師古曰質質也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

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

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
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
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
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

文穎曰以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

計籍故 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

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

劉攽曰四歲字本

在黥布反上誤書在此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

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

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
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

皇子長爲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

師古曰苛音何

秦時皆爲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

○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作自

沛公以昌爲職志

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也

師古曰志與轍同音式異反

苛爲客

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管也

從入關破秦沛

公立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漢三年楚圍

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

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

師古曰若汝也

趣讀曰促

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

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

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

之

師古曰下音胡駕反

昌嘗燕入奏事

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

高帝方擁戚姬

師古曰擁抱也

昌還走

師古曰還謂却退也

高帝逐得騎

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

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

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

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

師古曰吃言之難也

又盛怒曰臣口

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

奉詔

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劉攽日期讀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爲綦宋祁曰學官

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浙本然心知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子據此則前之

二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爲期耳若云臣期上欣然而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又顏注文元無每字

笑卽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

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

見

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反

是歲戚姬

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

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

謂御

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

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

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

然堯進請問曰

○宋祁曰問疑作問

陛下所爲不樂非以趙王年

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

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

師古曰不知計所出

堯曰陛下

獨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

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

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

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

必也言必欲勞煩公

公彊爲我相趙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以下亦同

昌泣曰臣初

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

吾極知其左遷

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任爲左遷作皆類此

然吾私憂

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

師古曰已止也

於是徙御史

大夫昌爲趙相旣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

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

師古曰堯可爲之餘

人不能勝也易代也

遂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

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

帝屬臣趙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

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

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

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旣被徵高后使使召趙

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

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

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旣代周昌爲御史大夫
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
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爲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

夫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
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
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
爲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
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諡曰懿侯傳
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

平陽侯曹窋代敖爲御史大夫

師古曰窋音竹律反

高后崩與大

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

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

十月爲歲首不革

師古曰革改也

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

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

如淳

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謂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類二反若百工天

下作程品

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

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也 至於爲丞相

卒就之

師古曰卒終也 就成也

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

書

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無

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

師古曰邃深也 音先遂反

蒼德安國

侯王陵

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

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

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

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

師古曰傳謂傳次也 音直戀反

言漢

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爲

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

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

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

更元

年蒼由此自詘

○宋祁曰一作繼

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

張晏

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爲中候之官

大爲姦利上以爲

讓

師古曰用此事責蒼

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國至

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

師古曰言每就飲之

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

百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

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蹶者曰蹶張蹶音厥擘音布麥反

從高帝擊項

籍遷爲隊率

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

從擊黥布爲都尉孝惠時

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
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爲
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
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
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
見在之人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

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
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
寵如是○木祁曰越
本無見字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

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

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師古曰
肅敬也

上曰君勿言吾私之

師古

曰言欲私師古曰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檄木書

也長不來且斬師古曰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曰吾

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

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

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

曰嘉語其史曰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

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

之○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曰字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

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卽位二年

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

侵削諸侯

師古曰適讀曰謫

而丞相嘉自絀

師古曰絀退也

所言不用

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

上皇廟堧垣也

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堧音畏儒之懦師古曰堧音如椽反解在食貨

志

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

宮上謁自歸上

師古曰歸首於天子

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

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

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

之散官音如勇反

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

悔不先斬錯乃請之

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

爲錯所賣至舍因歐

血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臧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

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

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

謹

師古曰躡躡持整之貌也躡音初角反

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

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

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爲好律歷也

而

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爲其

然哉周昌木強人也

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

任敖以舊德用

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

曹陳平異矣

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前漢書卷四十二

前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張蒼傳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注若今侍立御史矣

○臣召南

按柱下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爲

柱下史是也沈約宋志曰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師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立字似衍文唐制侍御史六人

周昌傳臣期期不奉詔○劉攽曰楚人謂極爲綦○胡三省曰孔穎達疏釋詁畿汜也杜預云汜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云云意亦與汜同

任敖傳平陽侯窳至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臣

召南

按史記作窳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高后紀核之窳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及齊楚合從告相國產也窳卽以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及呂祿已去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作亂窳復馳語太尉則窳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但代郎上議羣臣列名卽云御史大夫臣蒼則孝文未立之時窳已罷官矣其後賞功又不及窳意者史記所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卽不與太尉丞相較功亦當與襄平典客共賞矣

甲屠嘉傳因故邑封爲故安侯○

臣召南

按故安縣屬

涿郡漢初丞相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爲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爲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遂起於此

前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

好讀書家貧落魄

無衣食業

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日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

為里

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

皆謂

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

食其聞其將皆握齮好荷禮

應劭曰握齮急促之

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齮音初角反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

匿後聞沛公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子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
適會作沛公騎士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

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媵易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

游莫爲我先

師古曰先
謂紹介也

若見沛公

師古曰
若汝也

謂曰臣里中

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

騎士曰沛公不喜儒

師古曰喜好
也音許吏反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

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
尿音乃鈞反

與人言常大罵未

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師古曰
第但也

騎士從容言食

其所戒者

師古曰從
子容反

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
人所止息前人

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
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宅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

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

師古曰洗足也

音先

食其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

率諸侯破秦乎

○宋祁云浙本破作攻

沛公罵曰豎儒

師古曰言其賤劣如

僮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

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

沛公輟洗起衣

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

因言六國從衡時

師古曰從子容反衡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

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

而不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

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如淳曰四面往

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賈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

知其令

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

師古曰下降也

卽不聽

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食其嘗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梁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

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城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

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

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

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郤音丘畧反臣竊以為過矣且兩

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

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

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

庚即敖倉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

行音胡剛反距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

無飛狐之名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形而制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三
制專
三

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

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

○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

田閒按田橫傳乃是田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

諸田宗彊負海岱阻

河濟

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

南近楚齊人多變詐

○宋祁曰人疑作民

足下

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

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

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

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

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

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

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

處○宋祁曰或無負字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

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

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

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

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爲人刻印

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錡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

信傳作刑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

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

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

兵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

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

名故謂此爲北

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

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

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亾矣王疾下漢王齊國

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爲然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

師古曰日日

日縱意而飲酒

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馮讀日憑憑據也

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

廼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

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

廼亨

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

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

師古曰疥音介

數將兵

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

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

師古曰時人皆謂其

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師古曰佗音徒河反

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魼結

箕踞見賈

服虔曰魼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

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

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曰備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

反天性也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

師古曰區區小貌

禍

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

師古曰正亦政也

諸侯豪桀並起唯漢

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

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

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

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

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

乃欲以新造未

集之越

師古曰集猶成也

屈強於此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強謂不柔服也

漢誠

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

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

使

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師古

日言其易於是佗迺蹶然起坐

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

謝賈曰居蠻

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師古曰與如也

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

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

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

判未始有也

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

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

夷崎嶇山海間

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

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

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

不若漢

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遠音其庶反

迺大說賈

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

之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

不聞

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

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裊

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

也它送亦千金

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

賈卒拜佗爲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賈

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

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亾

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
好用兵卒爲越所滅智伯晉

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
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宋祁云浙本注文

宜作

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
於趙城其後以爲姓張

晏日莊襄王爲質於趙還爲太子遂
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

鄉使秦以并天下

○宋祁日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師古曰鄉
讀日嚮安

也高帝不懌

師古曰懌
和樂也

有慙色謂賈日試爲我著秦所

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師古曰著明也謂
作書明言之也

及古成敗

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稱其書日新語

師古曰其
書今見存

孝惠時呂太后用事

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

師古曰有
口謂辯士

賈自度不能爭

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廼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

師古曰好時卽今雍

州好時縣

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

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

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

欲十日而更

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宋祁曰欲疑作飲

所死家得寶劍車

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

師古曰非徒至

諸子所又往來經過過作處爲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禾反

數擊鮮毋

久溷女爲也

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

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劉攽曰史記作

數見不鮮不鮮言人情類見則不美故毋久溷女也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

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引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

已平常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

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思慮之

際故不覺賈至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

音初委反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

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

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

附師古曰豫素也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

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絳

侯與我戲易吾言

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

君何不交驩太

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

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

師古曰厚爲共具而與太尉樂飲

太尉亦報

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

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

卿間

師古曰廷謂朝廷

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甚盛

及誅呂氏立孝文

賈頗有力孝文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

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

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

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

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

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

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淳曰遂

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

漢旣誅布聞建諫之高

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

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

師古曰欲與相知

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

方假賁服具

師古曰賁音土得反

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

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

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

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

爲君死矣辟陽侯廼奉百金稅

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爲衣被

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

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賻

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

太后慙不可言

師古曰不可自言之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

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

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

師古曰佞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

人皆名爲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刺籍字後人所妄加耳

說曰君所以得幸帝

天下莫不聞

師古曰言不以材德進

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

師古

曰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曰

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

師古曰肉

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袒者自抃辱之甚冀見哀憐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

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

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爲罪宜誅者至

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

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

師古曰乃汝也

遂自剄文帝聞而

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
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

輅

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三
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

宋祁曰注文二音同
聲也當刪作音同耳

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

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

師古曰衣著
也帛謂繒也

衣褐衣褐見

師古曰此褐謂
織毛布之衣

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

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

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

后稷堯封之邵

師古曰邵邑名也師今武
功故城是其處音吐材反

積德絜善十

餘世

師古曰素古累字

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

馬箠去居岐

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拄之也云杖馬箠者以示無所攜持也箠音止纒反

國

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

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

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宋祁曰芮字下一有之字

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歸之

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

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

○宋祁曰津字下一有之字

成王卽位周

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

師古曰中音竹

仲反○宋祁曰雒字下一有陽字

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

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

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

師古

日謂東周君西周君

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

陛下起豐沛

○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

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

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

不絕傷夷者未起

師古曰夷創也音瘳

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

以爲不侔矣

師古曰侔侔等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

師古曰卒讀曰猝

因秦之故資甚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

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

陛下入關而都之

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

其背未能全勝

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扼同謂捉持之也亢音隔又音下郎反

今

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

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

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

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

師古曰匿

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

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

師古曰見示也

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

師古曰齒音漬謂死者之內也一說齒讀

日瘠瘠瘦也

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

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

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

兵

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

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

械繫敬廣武

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

遂往

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

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

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

控弦四十萬騎

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

數苦北邊上患之

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

師古曰罷讀曰疲

未可以

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

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柰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

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

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

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

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風讀曰

諷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

大父亢禮哉○宋祁曰聞字下越本無外字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

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

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近音其斬反

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

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

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

奈何棄之匈奴

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

師古曰於

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

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

去長安近者七百

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爲寇者

秦中新破師古

日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殿實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

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

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

今陛

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

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

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
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
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

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

秦時以文學徵

待詔博士

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

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

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

臣瓚曰將謂爲逆亂也師古曰將有

其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

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爲反作色謂

變動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隳

其兵視天下弗復用

師古曰鑠銷也視讀曰示

且明主在上法令具

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

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

音千豆反

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

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

何

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

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

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

匹衣一襲

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爲一副也

拜爲博士通已出反

舍

師古曰還其所居也

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

不免虎口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廼亾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

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

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

漢王

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剽言諸故羣盜

壯士進之

師古曰剽與專同又音之亮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

弟子皆曰事先

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剽言大猾何也

師古曰狡

猾之人

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

諸

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

師古曰搴拔取音騫

諸生且

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張晏曰后稷佐唐欲

令復如之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

儀號

師古曰就成也

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

或妄呼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按劔擊柱

○宋祁曰按當作拔

上患之通知上

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

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

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

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

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

目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

知度吾所能行爲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

十餘人

師古曰通爲使者而徵諸生

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

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

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師古曰言

行德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

行公往矣母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

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爲學者師古

曰左右謂近臣也爲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繇蕞野外應劭曰立

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蕞師古曰蕞與蕞

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

能爲此廼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

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儀師古曰欲敘其下儀之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

師古曰未師古曰未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

衛官設兵張旗志

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餌反

傳曰趨

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

趨謂疾行爲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

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

數百人

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

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師古曰鄉讀皆曰嚮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蘇林

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

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劉攽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

於是皇帝

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

師古曰傳聲而唱警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

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

畢盡伏置法酒

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劉攽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

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譴諱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法酒

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師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古

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師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

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

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

爲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爲太常也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

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

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聖

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

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

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

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

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噉反

其可背哉陛下

下必欲廢適而立少

師古曰適讀曰嫡

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

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

師古曰持但也

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

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

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

徙通為奉常

師古曰又重為之也

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

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

師古曰朝太后於長樂宮

及間

往

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間小謁見

數蹕煩民

孟康曰妨其往來也

作復道方築武

庫南

淳如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通奏事因請間

師古曰請

空隙之時不欲對衆言之

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

高廟

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

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

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

人主無過舉

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

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

下爲原廟

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渭北

劉攽曰渭北字宜屬上句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

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

可獻

師古曰禮記曰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卽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

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

師古曰縉

紳儒者之服也
解在郊祀志

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

師古曰此語
本出慎子

信哉劉敬脫輓輅

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

師古曰枹者鼓

椎所以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
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俘其字從木也

遇其

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

師古曰鼎大而

無足曰鑊
音胡郭反

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

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

師古曰以諸呂
僭差託病歸家

不受憂責

從容平勃之間

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
以安漢朝也從音弋容反

附會將相以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前漢書卷四十三

前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酈食其傳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臣召南

按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言食其爲監門小吏而縣中賢豪不敢役使也班氏當以監門賤役非吏故倒吏字於下

守白馬之津。○臣召南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所經其

西岸卽黎陽也

方今燕趙以定惟齊未下云云。○司馬光曰史漢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爲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爲二新序是

涉西河之外。○胡三省曰：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爲西河。

破北魏注：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爲北。○索隱曰：謂魏王豹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爲東也。

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臣召南按武陽，史記作

武遂，而二表俱不言。後更食邑，未知孰是。又子遂嗣，亦與表異。据表疥子勃勃子平疑遂字訛。

婁敬傳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臣召南按

始受命，應屬上句。師古誤斷之。婁敬當漢初卽有質。

成受命之說謂文王及身稱王改元彼毛公解詩伏生解書司馬遷撰史記因譌襲謬不足怪也

今陛下起豐沛。○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按宋說無理。

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臣召南按三十餘萬衆史記作二十餘萬又下文控弦四十萬騎史記作三十萬

叔孫通傳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史記作三十三人西百官執戟傳警。○執戟史記作執職徐廣曰職一作幟拜通爲奉常。○臣召南按此文訂史記稱太常之失也

前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下文徙通爲奉常亦然漢初因秦官曰奉常至景帝
中六年始更名太常

前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爲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

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

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往日吏以

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

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强爭厲王母已生厲

王恚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師古曰悔不理其母

令呂后母

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

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卽立子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

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

不敢發及孝文初卽位自以爲最親

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

驕

蹇數不奉法

師古曰蹇謂不順也

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

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

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

衷金椎椎之

師古曰衷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衷中出而椎之

命從者刑之

如

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

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

臣母不當坐趙時事

宋祁云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

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

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

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

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

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

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文帝重自切

責之

如淳曰重難也

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

書諫數之曰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

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

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

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

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

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

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

相二千石皇帝骹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

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骹古委字骹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

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

厚

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

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

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

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

師古曰沐亦頰字也蒙冒也沫洗面也音胡內反字

從午未之未

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

師古曰痍音夷

以爲子孫

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

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

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

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

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

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

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爲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

請守母冢自爲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

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

刑不仁

師古曰斷謂斬也

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

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

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

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

之勇

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

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

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

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

誅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

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

應劭曰頃

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濟其國退爲郃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類面反

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

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

薄故反

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

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

也

如淳曰太上天子也

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

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

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

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

爲軍

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

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

與其禍不可得也

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

讀曰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

豫 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

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

之墮音火規反

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

師古

日羞辱也

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

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

服虔曰常恐畏死也

陛

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

師古曰軌法也

追念臯過恐

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

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

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

王得書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

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

孟康曰谷口在長安

北故縣也處多嶮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

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

之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

御史大夫事

○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爲典客七年爲御史大夫

與宗正廷尉雜

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儼天

子

師古曰儼比也

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

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

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

當得

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

音扶

大夫但

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旣曰

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爲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但爲大夫也 士伍開章

等七十人 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 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

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闖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

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藺忌謀殺以閉

口 師古曰姓藺名忌藺音奸嚴助傳作聞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藺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

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開口 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 師古曰肥陵地名在

肥水之上 謾吏曰不知安在 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此

下亦同 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 師古曰表者豎木爲

之若柱形也 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

六人爲亡命棄市 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 詐捕命者以除罪 晉灼

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擅罪人無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爲音于爲反

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齋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

文頴曰忌
簡忌也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

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

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

道邛郫

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郫置名也師古曰邛行書之舍音尤

遣其子子母從

居

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

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

炊食器席蓐

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食器盃椀之屬

制曰食長給肉日五

斤

師古曰食音飮

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

師古

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亦令從之

於是盡誅所與謀

者廼遣長載以輜車

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笛

令縣次傳爰盎諫曰

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

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

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

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復

音扶
目反

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

故至此廼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

孟康曰檻
車有封也

至

雍

師古曰雍
扶風雍縣

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

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

卽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

師古
日逮

追捕之也餽
亦饋字耳

皆棄市廼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

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

廼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

良爲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棄况

於兄弟而更相遜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

說

是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

師古曰鯀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

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

淮南地邪廼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

爲厲王

○宋祁曰越本無諡字

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

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廼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

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

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

艮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王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廼屬之

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

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

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晉灼曰功臣表蠱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蠱達之子

耳名健達已先薨○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晉說非也

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

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

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廼勞苦

之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

遂賜諡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邊界

與越相接

徙爲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師古曰喜音許

吏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

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

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張晏曰黃白金白白銀也

亦二十餘萬言時武

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

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爲從父叔父

辯博善

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

師古曰賜賜書也

常召司馬

相如等視草廼遣

師古曰草謂爲文之藁草

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

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

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

旦受詔曰

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

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

師古

日田

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

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
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
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
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
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
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
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
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詎長安孟康曰詎
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爲詎王使其女爲偵於中也如淳
曰詎音朽政反師古曰詎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
義與詎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凡

杖不朝后荼愛幸

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

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

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

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王太后

先適金氏女也

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

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

終不近妃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

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

太子學

用劔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劔也

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太子怒被恐

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數

惡被

師古曰謂譖毀之於王也

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

師古曰令後人

更不敢效之 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

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

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

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卽訊太子師古曰卽就也訊問

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

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

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

使卽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卽刺

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上

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

師古曰卽亦就也

王視漢

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

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

各反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

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

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被闕不行之○宋祁曰景德

本無求字

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

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

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卽賀王王以故不發其

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爲反謀益甚

諸使者道長安來

師古曰道從也

爲妄言言上無男卽喜言漢

廷治有男卽怒

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

以爲妄言非也

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

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

蘇林曰輿猶畫

載之意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卽晏駕大臣

必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

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

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

師古曰孽庶也

王

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

如淳曰后不以爲子太子不以爲兄秩數

不

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

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

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

淮南王有兩

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

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爲援

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答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

張晏曰探

窮其根原

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

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

師古曰言反事不成

王引陳勝

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

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

欲發

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

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

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

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

君冠賜御史

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

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

古曰爲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卽刺大

將軍衛青

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

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

如淳

日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

欲

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爲失火宮

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

師古曰求盜卒

之掌逐捕賊盜者

持羽檄從南方來

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

呼言曰

南越兵入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

為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

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

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

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

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

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

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師古曰遣出去

計猶與未

決

師古曰與讀曰豫

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

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

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

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

也王亦愈欲休卽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

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

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

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

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

具以聞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

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

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

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

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

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

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

此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

背畔宗廟

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

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

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師古曰謂與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

宗

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

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

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

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它贖死

金二斤八兩

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爲近幸之人非吏人者○宋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

下有者字

以章安之罪

師古曰章明也

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

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

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

國除爲九江郡

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

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

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

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

衡山王聞

淮南王作爲畔逆具赤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

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

劾慶死罪強榜服之

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

內史以

爲非是卻其獄

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畧反

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

治言王不直

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

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

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

上

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爲置

衡山王以此恚與

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謀

反事

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勵也

后乘舒死立

徐來爲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

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

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

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

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

師古曰爲夫所棄而歸也

與客

姦太子數以數讓之

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

無采怒不與

太子通后聞之卽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

計愛之

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

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

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

師古曰繼母也一日父之

旁妻

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

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

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

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

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

師古曰己

止也數見讒諧無休止

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爲壽

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

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

與奴姦王始食

○宋祁曰始或作強

請上書卽背王去王使人止

之莫能禁王廼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
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廼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
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
有逆計皆將養勸之

師古曰將讀曰獎

王廼使孝客江都人枚

赫陳喜作輜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
壯士如周丘等

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

數稱引吳楚反

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

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

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

師古曰爲相親愛之言

除前隙約束反具

師古曰共契約爲反具

衡山王即

上書謝病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卽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卽吏捕羸以淮南事繫

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

王聞之恐其言國

陰事卽上書告太子以爲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

首匿喜

師古曰爲頭首而藏匿之

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反

師古曰數

音所角反

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

上書發其事卽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

卽問王

師古曰就問之

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

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

卽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

反罪

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

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

爲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

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

宋祁曰三或作四

子寬嗣十

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諄人倫

師古曰諄亂也音布

內反又祠祭祀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

刃自到死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師古曰此魯頌闕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

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強獷好爲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

信哉是言

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

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

師古曰剽與專同音之剽反

謀

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

師古曰仍頻也

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

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

師古曰靡謂相隨從

夫荆楚剽輕好

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前漢書卷四十四

前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淮南厲王長傳命從者刑之○顧炎武曰刑之史記作到之當從到音相近而譌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到也

臣召南

按從者史記孝

文本紀及淮南傳並作從者魏敬

數上書不遜順云云○

臣召南

按此文以下文帝令薄

昭爲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悅皆史記所無而班氏增補之者也

與宗正廷尉雜奏○按史記作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

所不當得○監本脫不字從史記增

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按五十匹史記作五千匹是也此書刊本誤缺筆耳

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臣召南按卽汝陰侯夏侯嬰

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尚爲太僕至八年薨

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云云○臣召南按此

傳較史記有補有刪詳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此補史記之缺畧也下文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反覆議論班氏以別立伍

被傳故此從畧耳

外書甚衆○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
三篇又詩賦有淮南王賦二十九篇羣臣賦四十四
篇淮南歌詩四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衡山王賜傳作兵車鍬矢○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膠
東王傳亦作鏃矢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按史
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

前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

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本名爲徹其後史家追書爲通

楚漢初起武臣畧定

趙地

宋祁曰一本定作燕

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

百姓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

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

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

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

李奇曰東方人以物重地

中爲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雷音皆同耳

今天下大亂秦政

不施

師古曰施設也立也

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

復其怨而成其名

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宋祁曰越本名上有功字

此通之

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

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

師古曰今

將欲見之

曰必將戰勝而後畧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爲

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

用臣之計毋戰而畧地不攻而下城傳檄

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

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

臣因對曰

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

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宋祁曰一本利下

有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

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以城自繞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

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爲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

馳騫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衆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

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

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

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

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

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

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

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

師古曰閒使謂使人

伺間隙而單行

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

七十餘城

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

將軍將數萬之衆廼下趙五十

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

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卽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

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亨之因

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

良卽立信爲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

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

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

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

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

信曰何謂也通

因請問

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問隙而私說

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

建號壹呼

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爲侯王呼音火故反

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

鱗雜襲

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

飄至風起

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

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

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

今劉項分爭

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

距鞏雜咀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師古曰折

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

敗滎陽傷成臯

張晏曰於成臯戰傷留也

還走宛葉

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

榮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

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

然兵困於京

索之間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

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

師古曰至

今已

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

命

師古曰罷讀曰疲

以臣料之

師古曰料量也

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

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爲漢則

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

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

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

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

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

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

之戰關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

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

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

師古曰深拱猶高拱

則天下君王

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

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

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頸之交朱

邪曰一本無之字

及爭張廩陳釋之事

師古曰廩音一點反

常山王奉頭

鼠竄以歸漢王

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竄○宋邪曰史記韓信傳作奉項嬰頭而竄

逃歸於漢

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

師古曰鄆

音呼各反泚音祇又音丁計反

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

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

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

事多大於張騫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

不危足下過矣

師古曰過猶誤也○宋祁曰楊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八

字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

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

立功名而

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

師古曰殫盡也音單

敵國破謀臣亡故

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

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

之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

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

以報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

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畧不世出

者也

師古曰言其計畧奇異世所希有

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

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

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

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

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師古曰念猶思也

數日通

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

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

計者存亡之機也

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

之位

應劭曰齊人名小嬰爲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

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

與不如蠶蠶之致蠶

師古曰與讀曰預蠶蠅也蠶毒也蠶音丑界反蠶音呼各反

孟

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

師古曰孟賁古之
勇力士賁音奔

此言賁

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

時不再來

師古曰此古語
歎時之不可失

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

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

師古曰告
令罷去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

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

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

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

師古曰
若汝也

通曰狗各吠非其

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

張晏曰以
鹿喻帝位

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

陛下所爲顧力不能

師古曰顧念也

可殫誅邪

師古曰殫盡也

上廼赦

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

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

師古曰劫而取

之不從則殺也

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

敗二人醜之

師古曰自恥從亂以爲醜惡也

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

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

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

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

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

事而謝之

師古曰謝謂告辭也

里母曰女安行

師古曰安徐也

我今令而

家追女矣

師古曰而亦汝

卽束縲請火於亡肉家

師古曰縲亂麻音於粉反

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

師古曰治謂燂治死犬燂音似

廉

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師古曰遽速也

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

束縲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師古曰雋音字竟反

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

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

能稱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

致英雋以百數被爲冠首

師古曰最居其上也

久之淮南王陰有

邪謀被數微諫

師古曰私諫之

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

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

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

張晏曰吳臺名也師

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

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

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

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畫計耳

○宋祁曰越本
作下臣

臣

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

師古曰言智慮通達
事未形兆皆豫見

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

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

曰天下治王不說

師古曰說
讀曰悅

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

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

○宋祁曰新
本去也字

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

師古曰錯
音干故反

風俗紀綱未

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

越賓服羌獒貢獻東甌入朝

師古曰獒西南
夷也音蒲北反

廣長榆

如淳

日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爲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卽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

○宋祁曰浙本句未有也字

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

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神力絕人如此

○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浙本作身材如此

數將習兵未

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

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類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

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爲號文言外家姓近爲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

知畧不世

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

曰獨先刺大將軍廼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舉

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

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爵師古曰如說是也

受几杖而不

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

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

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

奔

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

師古曰卽今潤州丹徒縣也

頭足異處

身滅祀絕爲天下戮

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

夫以吳

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

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贊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

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劉攽曰此言所死雖

不同等是死耳

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

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

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

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

周被下潁

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

守獨有雒陽耳

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

何足憂然

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

行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

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

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

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閒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

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閒也○宋祁曰浙本注文此者

作比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

日鄉讀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

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

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

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疆江淮閒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以

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

以爲什八九成

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

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

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

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

臂大呼天下嚮應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

西至於戲而兵百二

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

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

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

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

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頻又

音賓

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

女子紡

續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

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

姓力屈

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

海求仙藥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

師古

曰五種五穀之種也

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

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師古

曰五嶺解在張耳傳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

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

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爲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

勝乃反此蓋伍被一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時對辭不究其實也

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

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

父不寧子兄不

安弟

師古曰言不能相保

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

號仰天叩心怨上

師古曰叩擊也

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

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

陳吳大呼

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

劉項並和天下嚮應

師古

日和音胡臥反嚮讀曰響

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

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

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

師古曰汜音敷劔亦衆也汜音敷劔

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

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

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嚮

之應聲嚮

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

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

師古曰過誤也

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

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于秦時願王用臣之計

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

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

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

痛紂之

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

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

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

師古曰在

羣臣先死○宋祁曰浙本注文先死作前死

身死於東宮也

如淳曰王時所居也

被囚

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耶師古

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

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

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爲此文書令

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宋祁曰耐解在高紀解以赦令除

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

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僞爲左右都

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

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逮諸侯太子宋祁曰越本無僞字今謝本郭本亦無

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

之黨可以徼幸

師古曰黨讀曰儻

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

若此專發而已

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兵而已

後事發覺被詣吏

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

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

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充本名齊有女

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

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

師古曰言相乖○宋祁曰

言當作意

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

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至

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宋祁曰

至後宮姚本至作王

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

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

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

○宋祁曰別本也作弟

上書訟太子

臯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譎激怒聖朝

師古曰譎古說字

欲取

必於萬乘以復私怨

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

後雖亨醢

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

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以自隨

從軍

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

張晏曰雖

遇赦終見廢也

初充召見犬臺宮

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

本大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

曰被音皮義反。○宋祁曰冠字上當有衣字。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

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縐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貴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

從衣次。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下亦同。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

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

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冠禪纒步搖冠飛翮之纒服虔曰冠

步則搖以鳥羽作纒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翬也。臣贊曰飛翮之纒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纒織

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

大也。岸者有廉。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

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

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

以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

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

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卽移書

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宋祁曰浙本名作召諸當詣北

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

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

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

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卽

陳皇后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劉歆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

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

前漢書卷四十五 及傳 一四
之車 盡効没入官

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

後充從

上甘泉

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

逢太子家使

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

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

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

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

敕亡素者

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

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

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

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

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爲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

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

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

巫蠱

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

於是上以

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

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

故充任使之也

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

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醴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爲祠祭之處以誣

其人

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

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

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

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

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

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旣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

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

得桐木人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葬之

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

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乃汝也

廼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園

傳師古曰卽武五子傳也其中叙戾太子後加益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

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爲博士弟子受春秋

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爲衆所異哀帝初卽

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

以爲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

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爲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卽位而人有告中山孝主太后祝

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

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

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徑道自通也

躬

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

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爲大山石立而先

帝龍興

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

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

祝詛上欲求非望

師古曰言求帝位也

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

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

師古曰杓所以抒挹

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

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

成察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

○宋祁曰察當作發

躬寵廼與

中郎右師譚

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

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

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

坐誅

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

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

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

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

陽侯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

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

師古曰疑不實也

爭不欲侯賢等語在

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

亂國家

師古曰撓撓也撓音呼高反

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

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次目

師古

曰次目

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

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

曰方今

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

師古曰蓄縮謂委於事也

御史大夫賈

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

之名內實駮不曉政事

師古曰駮愚也音五駮反

諸曹以下僕遯不

足數

師古曰僕遯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遯古速字

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

闕

師古曰卒讀曰猝

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隳諄於東崖

師古

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

隳古叫字諄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

野風起

師古曰竟讀曰境

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

而先應者也

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

軍書交馳而

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

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

插羽者也解在高紀

小夫慝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爲

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闇

也憤音工內反
耗音莫報反

其有六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

師古曰仰藥仰

首而飲藥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

國渠以富國彊兵今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

漑灌之利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

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

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

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

是而上奏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

師古

曰自解說云病

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廙強盛

蘇林曰廙音欬

噫之噫音灼日音載寔其尾之寔師古日以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捷旣已失之末俗

學者又改寔字爲虜以應服氏之音尤離
真矣。○宋祁曰正文弱字上當有微字

居疆煌之地

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

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

疆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

孟康曰烏孫先王也

舉兵南伐并烏孫

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

單爰虜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

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

師古曰謂閔念之

告單于歸臣侍子願

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

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

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

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爲不用兵革所以爲貴耳

其次伐交者也

師古曰知敵有

外交連結相援者則聞誤之令其解散也

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

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

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

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

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竟憂也

師古曰竟讀曰境

躬倚

祿曰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爲國家計幾先謀將

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爲謀策以壞之豫圖未形

師古曰圖

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

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

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

又角星茀於河鼓

師古曰茀讀與字同

其法爲有兵亂是後訛言

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

將軍行邊兵敕武備

師古曰敕整也
行音下更反

斬一郡守以立威

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

師古曰厭
音一涉反

上然之以問丞相丞

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

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

所以敕戒人君

師古曰見
謂顯示也

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

心說而天意得矣

師古曰說
讀曰悅

辨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

著星歷

師古曰傅讀曰
附著音治畧反

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

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

鄧展曰郡
守諸侯相車

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

師古

日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師辯口快耳古

師曰荀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

深刻也師古曰調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

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

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悔過自責疾誑誤

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

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爲此計入於帝

耳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

微或頗著見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爲意簡練戎

士繕脩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鹽惡師古曰鹽不堅牢也孰

當督之

師古曰督視察也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

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師古

日堪爲將軍者必舉二人○劉攽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失之

就拜孔

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爲大司馬

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

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擧過上繇是惡

躬等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

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

詐讓之策

師古曰讓詐辭也音虛遠反

欲以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

趨權門爲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

居丘亭

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

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

守之

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

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

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

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

畫北斗七星其

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持七招指祝

盜

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

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

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

尉監逮躬繫雜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

師古曰譁古呼字音

火故反○宋祁曰浙本躬字下更有躬字

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

師古曰咽喉嚨

音一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

師古曰親黨及朋友

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太逆不道聖棄市妻

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

師古曰終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

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

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

著絕命辭曰立靈泱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泱鬱盛貌泱音烏朗反鷹隼

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雜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

其所也增若浮森動則機兮師古曰增弋射矢也森疾風也言繪弋張設其疾若風動

則機發森音必遙反叢棘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音仕山反○宋祁曰棧當

作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寃頸折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難寃頸折翼

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涕泣流兮桂蘭張

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寃屈也張說是

日荇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已爲大臣以致治也臣贊曰荇蘭泣涕闌干也師古

日贊說是心結惛兮傷肝師古曰結惛亂也孟康曰惛音骨虹蜺曜兮

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孽杳冥兮未

開如淳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痛入天兮鳴謫寃際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

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謫者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諱

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

謂陳列其本心呼也師古曰列秋風爲我唵浮雲爲我陰師古曰唵嗟

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撫神龍兮檻其須師古

日檻與擊同謂執持之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

迴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

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

應劭曰事具論語

蒯通一說而喪

三僇

應劭曰亨鄴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

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

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讎

李奇曰詐爲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售

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爲王畫詐僞之策而見納用也○宋祁曰注文售姚本作售

誅夷不亦

宜乎書放四罪

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

詩歌青蠅

師古

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爲蟲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

善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

應劭曰公子翬

謂隱公曰吾將爲君殺桓公以我爲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懼反譖隱公而殺之樂書構

郤而晉厲弑

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鄢陵之戰郤至以爲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

公信之而滅三卻樂書因以反弑厲公○宋祁曰注文孫周姚本作孫同豎牛奔仲叔孫卒

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讓仲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 邱伯毀

季昭公逐張晏曰邱昭伯毀季平子於昭費忌納女楚

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爲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

殺之宰嚭譖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

臨事沮大衆冀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鏹之劍其明年越滅吳 李園進妹春申斃張

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

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爲王也春

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爲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上官訴屈

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爲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執以歸卒死於

秦趙高敗斯二世縊

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樂攻二世於望夷宮

乞爲黔首不聽乃縊而死

伊戾坎盟宋痤死

李奇曰伊戾爲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

客盟謀宋詐歃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痤師古曰痤音在戈反

江充造蠱太子殺息

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

懼哉

師古曰覆音芳福反繇與由同

前漢書卷四十五

前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劄通傳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童子史記作庸夫又孟賁句上史記有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二句

伍被傳非直章邯揚熊也○按揚應作楊揚熊秦將見高紀

贊樂書構卻注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云云○楚公子茂晉語作楚王子發鉤

前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

師古曰溫河內之縣

高祖東

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

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

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

對曰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

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

師古曰中涓官名主

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蠲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師古曰於上有

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劉歆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爲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以姊爲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

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

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

曰舉皆也

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

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奮爲九卿迫近憚之

張晏

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

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

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

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

師古曰馴

順也音巡

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

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

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爲

二千石故號萬石君

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

歲時爲朝臣

師古曰豫朝請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

焉

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爲敬也

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

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爲便坐

師古曰便

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

謝罪改之廼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師古曰申申整敕之貌

僮僕訢訢如也

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

與閭閻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

唯謹

師古曰唯以謹敬爲先

上時賜食於家必

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

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

也禮記曰執親之喪

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

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師古曰質重也

建元二

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

張宴曰寶太后

太后以爲

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

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師古

日恙

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劉奉世曰建爲郎中令慶爲內

史非郎官也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休沐也

入子舍

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

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

竊問侍者取親中帑廁驗身自澣洒

服虔曰親

身之衣也蘇林曰驗音投賈逵解周官云驗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驗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

曹謂之驗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驗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帑若今言中衣也廁驗者近身之小衫若

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酒音先禮反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

爲常建奏事於上前卽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

師古曰有可言

謂有事當奏諫

至廷見如不能言者

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

上以是親

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劉放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

茂陵里也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

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

師古

曰讓責也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中自如固當

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爾

迺謝罷慶

師古曰告令去

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

哀思杖屨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

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奏事下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

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
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
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

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

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

上問

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

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

國大治

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

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

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

夫

宋本七作十

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

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

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

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

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

文學九卿更進用事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事不關決於慶慶醇

謹而已

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

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

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

不

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

名數者四十萬

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

以適之

師古曰適讀曰謫

上以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

師古曰與讀曰

豫

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慙

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

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

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日間者河水滔陸晉

曰滔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

師古曰墮填也音因 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

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禮嵩嶽通八神以

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入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入神耳

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

濱音賓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

已止 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

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日去者謂吏出使而

侵擾居人以自便也○劉敞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千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

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

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

師古曰況賜也

見顯示也

朕方荅氣應未能承意

師古曰言自脩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

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

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

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故下又委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盜賊公行也

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

師古曰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往

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

計文不改

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

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

劉奉世曰搖興讀如軍興

蕩百姓

師古曰蕩動也

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

服虔曰率

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

朕失望焉今

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爲

庶人

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爲庶人

夫懷知民貧而請益

賦

師古曰懷此心○宋祁云浙本注此心字下有也字

動危之而辭位

師古曰搖動百姓使

其危急而自欲去位

欲安歸難乎

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

君其反室

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

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許欲

上印綬掾史以爲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

也或勸慶宜引決

師古曰令自殺

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

事慶爲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

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爲太常坐法免國除慶

方爲丞相時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

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爲郎事文帝

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

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

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

它

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

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

不行

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

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

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

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

古曰何卽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

綰日以謹

力

師古曰自勉力爲謹慎日日益甚

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

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

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

綰曰臣代戲車

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

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

師古曰言以此特譏之

對曰死罪病上賜

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

施易獨至今乎

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負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

延也音弋鼓反

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常盛未嘗服也

師古曰盛

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

郎官有譴常蒙其罪

師古曰蒙謂覆蔽之

不

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爲廉忠實無它腸

師古曰心

腸之內無他惡○宋祁云一本它作心

乃拜縮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

縮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

封縮爲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

師古曰太子廢爲臨

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

上以縮爲長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郅

都治捕粟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

太傅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師古曰劉舍朝

奏事如職所奏

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

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

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

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

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

理之而縮不申其寃免之後薨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

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不

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宋祁曰別本無謝字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

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

見人或毀不疑

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曰毀之。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

曰

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

師古曰盜謂私之。

不

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

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

時功封不疑為塞侯

師古曰塞音先代反。

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

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

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傅子至

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

師古曰見於天子。

景帝為太子時

爲舍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爲郎中令

仁爲人陰重不泄

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此

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

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

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爲不絜清

師古曰故爲不

絜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爲小袴以藉其尿○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絜矣此常

袴溺漚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宋祁云越本作期爲不絜清

以是

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

師古曰是不泄

也 上時問人

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

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如此

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

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

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

無所受武帝立爲先帝臣重之

師古曰重謂敬難也

仁乃病免以

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敞字叔

孟康曰敞音驅

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

師古曰說讀曰

悅

敞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

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卽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

○劉敞曰子謂刑名者卽并學兩家術耳

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

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敞爲吏未嘗

言按人劓以誠長者處官

師古曰劓與專同又音之竟反

官屬以爲長

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

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宋祁

云注文舊本番作幡

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

如淳曰不正視若不

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

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訥遲也敏疾也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

師古曰與讀曰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汗君子譏之

前漢書卷四十六

前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石奮傳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注云云○顧炎武曰
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顏注未是

萬石君元朔五年卒○臣召南按前文云高祖東擊項

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
朔五年凡八十五載萬石君蓋一百歲建以哀毀歲
餘卒蓋亦八十歲矣

九卿更進用事○臣召南按史記作兒寬等推文學至

九卿則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旣刪去至字則九卿屬
下句讀言當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專倚丞相也

衛綰傳不孰何綰。○按史記作不譙呵綰疑譙呵是誰
何之譌

綰曰臣代戲車士。○史記作臣從車士

直不疑傳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臣召南

按史記不

疑子相如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
侯堅坐酎金免望堅兩字相似未知孰正但俱不云
名彭祖也

張敞傳張敞字叔注孟康曰敞音驅。○按注音驅則各
本作歐誤也又安邱侯說少子也史記作

前漢書卷四十六考證